

「雙城·紀」

「雙城·紀——亞運之光」紀實影像展現正於廣州圖書館和杭州圖書館同步舉行。是次展覽以「亞運」為主題，以動靜結合的方式展出了三百餘張亞運紀實照片、十餘段亞運視頻資料和多件承載亞運記憶的實物，包括亞運火炬、吉祥物、會徽、「闖關真公主號」等。

圖為廣州圖書館展覽一景。 中新社

市井萬象



新湖及周邊

最近跟着一位喜歡研究柏林「犄角旮旯」歷史的「德國通」戴老師在柏林隨便走了走，才發現這些「邊邊角角」的冷知識還挺有意思。

怎麼會想起要約着走走看看，還得從一張照片說起。

那天戴老師發了一張周恩來總理當年在柏林時的舊照，幾位朋友就開始討論周總理的故居和這張照片拍攝的位置。照片裏周總理正在一個湖上划船，柏林周邊數以百計的大小湖泊，怎麼知道這是哪一個呢？

於是，我們便相約一起去找找看，我們猜測的那個湖逛逛，順便聽戴老師講講他「挖掘」的歷史。

戴老師做了自己的「功課」，也讀了網上的一些分析，覺得周恩來總理當年划船的湖應該就是位於柏林「中央公園」裏的名叫「新湖」的湖。原因有幾點，第一是就船而言，在柏林提供木槳船的湖並不多，這裏是其中之一；第二就船的編號的名字，也符合新湖的「船家」到現在都沿用的習慣；第三，對比了一下後面的樹木和湖岸的樣子，看着還是和新湖符合的。

於是我們一起走到這個湖邊，看着初夏的陽光裏划船的人們，想像着當年周總理在這裏的場景。

說到這個新湖所在的「中央公園」，其實從德語直譯過來應該叫做「動物的花園」，緊鄰這個「動物的花園」又有一個動物園，這難免讓人覺得蹊蹺。原來，早在普魯士時期，這整片地方都是普魯士國王狩獵的地方，原來

是個狩獵場，所以還被叫做「禽獸園」。後來人們覺得狩獵也有點殘忍，便特意規劃了一個片區，做成了供人參觀的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園之一，佔地不大卻是世界上物種最多的動物園，有兩萬多個物種，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後來戴老師解釋說，一般動物園都不包含水族館，但柏林動物園包括了物種繁多的水族館，所以全靠水族動物的物種取勝。不得不說稍微有點作弊。不過前兩年在這個動物園出生的熊貓雙胞胎寶貴着吸引了歐洲各國的遊客前來參觀。

動物園的邊上有一棟深灰色的方方正正的建築，仔細一看發現竟然是西班牙使館。比起隔壁「使館一條街」上各自按本國風格設計建造的大使館，這個西班牙使館絲毫沒有印象中西班牙人熱情奔放的個性。戴老師告訴我們，這個使館其實是當年德國贈送的，所以保留了當時德國人個性中的堅固耐用包豪斯風格，也就沿用至今了。

而西班牙使館這個外牆石料的深灰色，也意味着這個建築的年代相當久遠。柏林的很多建築都取材於東邊的薩森州山區，那裏的石頭剛運來其實是紅色的，然後隨着時間久遠會慢慢變成灰色，再變成深灰色。所以人們能夠通過石頭的颜色來辨別建築的年代。

我們繼續走走看看，路過了倖存於轟炸裏的瑞士使館，看到了外牆上的槍眼；聽戴老師講了參與設計泰格爾機場和柏林新機場的建築設計師曼哈德·馮·格康多年來的成就與紛爭；還看到了東德西德在建築上的競爭等等。

不得不感嘆，柏林處處都是蘊養歷史的土壤，讓這座城市充滿了故事。



柏林漫言 余逾



新湖現貌。

作者供圖

花磚

那天跟一位對建築史有研究的朋友聊天，聊到瓷磚，他說瓷磚很早就已經出現在南洋，而且比中國嶺南地區及老上海更早。可是有不少人還以為南洋老房子的「花階磚」，是由南來的先輩從中國引進的。

他給我說南洋瓷磚的歷史，補的不是瓷磚知識，也不是製造瓷磚的技藝，而是血色的呢喃。

十七世紀開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為擴張海外領土，先後陸續進入東南亞，以殖民手段侵佔土地。在被控制的地區，實施戰略性殖民管理；以開闢闢土、種植、挖礦、採煤、建立港口等多樣性的實施來配合有計劃的資源掠奪。而建立商埠，則為開拓海外貿易市場，為母國帶來商業利潤。實施這些計劃，首先需要的是大規模的勞動力，那往哪去招募呢？於是這些殖民主義者把目光投向當時天災人禍頻繁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由於天災，再加上人禍，生活困苦的農民，紛紛響應招募，以契約勞工或豬仔

形式掀起一股下南洋熱潮。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另一波移民——「新華僑」，他們之所以奔往南洋，目的是尋求更好的發展。這些商人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高，當不乏有識之士。除了做生意，他們在僑居地成立會館、辦學，設醫館，在政經文教各方面亦多有建樹。在那樣的時代空氣裏，那是一股有激昂成分的力量。

瓷磚晚於南洋出現在嶺南地區及老上海，是因為瓷磚的引進，得等到這些衣錦還鄉的商人，在家鄉修建豪宅時，將南洋殖民風格的洋房優點結合起來，建成中西合璧的花園洋房。於是來自西方的瓷磚便派上了用場。（其實最早發現瓷磚的地方，不是在歐洲，而是在埃及金字塔，用以裝飾內壁。後來由中東傳入歐洲。）所以這些中西合璧的老洋房，地上的花磚多是歐洲舶來品。尤其是黑白相間棋盤格圖形的，那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特有風格；沒有細節，明快乾淨，反而簡約出位，百看不厭。

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東言西就 沈言

今年是香港「文壇教父」劉以鬯逝世五周年，亦是「藝文對話王」也斯逝世十周年。遙想上世紀七十年代，劉以鬯編輯《快報》副刊，扶掖後輩也斯，成就了小說《剪紙》的連載，更因此締結了一段長達近半世紀的師生情緣。而今回想，師徒二人俱已作古，然則往事並不如烟，正應了劉以鬯代表作《酒徒》中的一句話——「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在《現代小說家劉以鬯先生》一文中，也斯回憶與心儀小說家劉以鬯的初次邂逅：他坐下來說話，一邊用漿糊粘起稿紙發稿，拆開來稿和來信，校閱排字房拿過來的大樣，勾出錯誤，一面就天南地北地談文壇掌故。即使日常瑣事，比方來時路上過見的車禍，他可以三言兩語生動地把它說出來。他對生活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反應敏捷，而且有難得的幽默感。有時他壓低聲音，說一兩句挖苦報館的笑話……寥寥數筆，已翩然傳神，將遊刃有餘的資深編輯與妙

語連珠的天才作家的合體形象躍然紙上。

就文章點題的「現代性」，也斯認為，劉以鬯即使置身爭議性處境，亦平實面對矛盾而不加掩飾，發揮透視現實的精神，既不故作浪漫，也不假作溫情，他遠離宗教的超越或鄉土的傷感，以藝術作為一種存在的探索，重新書寫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傳統，重新塑造了一種現代人的平視和理解，重新界定了小說家的可能性，堪稱真正的「現代」小說家。

劉以鬯而立之年移居香港，作為南下文人，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夾縫求生，一邊寫流行小說娛樂讀者，一邊寫嚴肅小說娛樂自己，不僅「靠一支筆在香港活了下來」，而且開創中國意識流小說之先河，奠立了「香港純文學之寶」的江湖地位。在也斯眼中，劉以鬯在大量生產流行小說維生的同時，仍然堅持寫作精緻的短篇創作，在商業報刊上包容文藝，猶如高難度的走鋼線冒險，殊為不易。

面對報刊的商業壓力，副刊編輯自然也無法幸免，劉以鬯卻總是山人自有妙計：「每次壓力下來，他就約多幾個

通俗欄目，或者把什麼言情的東西抬到報端；壓力稍緩了，他又繼續刊登文藝性的實驗。」也斯直指劉以鬯耕耘《快報》副刊廿五年，從中足見其在商業社會容納文藝的苦心，並非基於功利關係，而是純粹出於編者對文藝的堅持。正是有賴於擇善固執，他孤軍從政商媚俗泥沼救出無數作品，令香港人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了新的認識。也斯還以親歷者身份自述當時在《快報》副刊寫稿享有很大自由，從各種文藝評論到小說散文創作都有所嘗試，就連報館壓力也在不知情下為編者擋去，直言七十年代在《快報》寫稿實屬一種幸運。

在劉以鬯逝世五周年之際，不免再一次讀書思人。深值欣慰的是，不久前獲悉有出版社將首次結集出版劉以鬯中篇小說《馬來姑娘》，典藏復刻絕版多年的長篇小說《陶瓷》，並由遺孀梅子彙編《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藉回憶文章追述與長輩、同儕、後秀等十五位不同輩分文友的文友故事，再現香港「文壇教父」的書人書事。今年香港書展期間，還將以「劉以鬯的書和人」為題，舉辦講座，以資紀念。屆時，又會邂逅多少不為人知的潮濕記憶？

大灣區文化和大灣區文化建設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近期在多個場合聽到談論大灣區文化建設，這裏面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在粵港澳大灣區進行文化建設，是相對經濟建設而言，另一層意思，是「9+2」的大灣區應有大灣區文化，但何謂大灣區文化，恐怕一兩句話不容易說得清楚，不過，有心人無意中用實際行動詮釋大灣區文化的內涵。筆者幾天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參觀甲子書學會舉辦的「嶺南曲韻動墨池」書法展，發現展出作品書寫的內容除了傳統的古代詩詞和名人名句，還有著名粵曲唱詞或粵語歌曲的歌詞，甚至有白話兒歌歌詞，現場還展出一把私人借出的古琴，令這個書法展呈現一種與眾不同的風格。和剛剛主持「書法對我的感悟與啟發」講座的甲子書學會會長蘇樹輝博士聊了一會兒，才知道原來這個展覽的策劃別具匠心。

蘇博士介紹，本次展覽突出「書」和「韻」的結合，要求會員提交參展作品時，其中必須有一幅作品的內容是抄寫嶺南文化膾炙人口的曲詞，無論粵劇、流行歌曲或童謠都可以，意在把中華民族傳統的書法藝術，與嶺南音樂戲曲結合起來，令參觀者既可以欣賞書法藝術之美，還可以感受粵曲粵劇的詞意及音韻之美。現場所見，不止一位年長參觀者情不自禁低聲念出來吟出來，也有西人認真仔細觀賞。蘇博士向我介紹時，背後是他寫的一幅行書作品：「客途秋，報風流，夢瀟湘，琴瑟玉離魂」，還有幾行清秀小字「白駒榮小明星 嚴淑芳 薛覺先名曲」。優雅音配飄逸行書，念港大數學系出身的蘇博士對嶺南文化情有獨鍾，多年醉心書法功力深厚，令人佩服。在二百多幅作品中，內容與嶺南



▲粵劇是大灣區文化同根同源的藝術，圖為粵劇《文成公主》劇照。資料圖片

樂韻有關的佔三分之一，有抄寫任劍輝、白雪仙主唱的《李後主之去國歸降》全部唱詞、粵曲《文成公主》唱詞，還有黃霑作詞的《滄海一聲笑》、廣東童謠《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囉落床》等等。也許是筆者少見多怪，一個平常書法作品展，因為加入嶺南曲樂的元素，便顯得品味獨特，有一種「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效果。

說回大灣區文化。大灣區「9+2」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也同屬嶺南文化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二〇一九年二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建設大灣區是一項國家發展戰略，筆者認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身份認同，是大灣區建設的應有之義，而所謂大灣區文化，就是大灣區人的集體精神表徵，這種文化有其豐富而獨特的內涵，最基本的就是既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因，同時又有植根於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共同的嶺南文化元素。嶺南文化的根在珠三角地區，源遠流長，人才輩出，在過去半個多世紀，

嶺南文化在香港得到很好的傳承，並且發揚光大。

循此路徑，大灣區文化建設和發展有很大空間，除了以大灣區名義舉辦各種文藝活動，例如剛剛在亞博館舉行的「灣區升明月」2023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還可以粵港澳共建文化設施和機制，例如建立大灣區音樂戲曲院校，共同培養嶺南文化人才，可以組建大灣區文藝團體，例如大灣區粵劇團等。建立一所大灣區電影學院，或者有助重振香港粵語電影的國際地位。

此外，特區政府正在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總共涉及面積達三百平方公里，與深圳合作推展「雙城三圈」的規劃和發展概念，當中包括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毫無疑問，北部都會區對建設大灣區意義重大，如果能在北部都會區規劃建設一個大灣區文化主題公園，把包括嶺南文化在內的各種文化元素納入其中，把文化和旅遊結合起來，這不僅能為整個北部都會區增添文化氣息，也可發揮香港國際化的優勢，讓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嶺南文化。

是一條悲涼而浪漫的荊途。

每次去嶺南地區，看到那些中西合璧的老房子，閩式的也好，粵式的也罷，覺得最美麗的是地上的花磚。經過歲月浸潤，更彰顯出那質地的堅實、耐磨、雋永、沉穩和細膩，這些都得慢慢去體會。總覺得房子無論多華麗堂皇，花磚始終是靈魂。

那麼南洋殖民風格的老房子，又是如何的呢？就說檳城的裕榮莊吧。那是孫中山在南洋的重要革命基地，是黃花崗起義的策劃所在。可以這麼說吧，那是時代賦予的歷史完成，所以它一直都在。而這老宅最特別的是，進門即見花磚，明快有序，一片花海似的，美麗極了——那可是步步生花啊！

我們這一代人，半新不舊，夾在新與舊之間，我們「發思古之幽情」的情思，悠遠而感慨，卻又是溫暖的。懷舊不是復古風潮，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而對新科技所帶來的各種方便的感恩，也跟悠遠之思的心靈感受合該是一樣的吧。



文化什錦 李憶君